

天安门前国旗红

◎ 陈 裕

十月一日，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全国亿万人的目光投向北京，投向天安门前的那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。

在这众多的目光中，也有父亲的那一份。父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那年，在祖国和平而温暖的怀抱里呱呱坠地。父亲虽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苦难，但新中国成立后那几年一穷二白的窘境，父亲可是亲身见证过的。父亲时常说，国家那些年经济发展迟缓，老百姓的生活捉襟见肘，苦日子让人难忘。他教育我们要勤俭持家，一心向国向党。因而，他总想去天安门看看，看看首都北京的繁华，为那面升起的五星红旗而欢呼、呐喊。

父亲总想在十月一日这天去北京，可一直未能如愿。大前年，父亲就已经规划好了去北京的路线。可在出发的头一周，出门办事，把身份证给弄丢了。去补办，还得一段时间，计划好的行程也随之搁浅。

时常在静谧的夜里回望矿山的模样，温柔又真切。记得通往矸石山窑楼蜿蜒的小路，承载着孩提无数难忘的时光；记得春日的繁花、夏夜的星光、秋日的晚风、冬日的落雪，岁岁年年，装点着纯粹的旧时光。那些熟悉的矿山道路，亲切的乡音语调，淳朴的人间百态，早已融进我的骨血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念想。

今年暑假与孩子回了一趟我生长的地方——东坡矿，带她走了一遍我曾经走过无数遍的蜿蜒小路，曾几何时，这里人声鼎沸，选煤楼机器轰鸣，矿工们上下班来来往往的身影，家属们叽叽喳喳的欢笑，孩童们吵吵闹闹的嬉笑，撑起了矿山最热闹的烟火与最滚烫的岁月。井架矗立、车流不息、灯火连绵，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奋斗的痕迹，每一处角落都盛满矿山的荣光。

时光流转，随着东坡矿井政策性关闭，喧嚣渐渐褪去，往日熙攘的矿区慢慢安静下来。矿工们陆续调离，奔赴新的岗位，矿区人流日渐稀疏，曾经热火朝天的景象缓缓归于沉静，偌大的矿区，少了往日的热闹，多了几分静谧与空旷。但矿区道路却很干净，小区草木静静生长，绿意点点，这是华远物业人默默坚守的结果，虽然只有两千户，他们依旧每天按时清扫小区道路、修剪园区杂草、排查设施设备隐患、维护公共设施正常运转、巡查楼栋院落、护坡、排洪沟。繁华落幕，烟火渐淡，他们成了这片老矿区最踏实的守护者，最温暖的点灯人。

有人奔赴山海逐光而行，有人扎根原地默默守候。矿山的使命缓缓落幕，但物业服务的责任从未退场。这里住的大多是老年人，为了安全，华远物业人走家串户，耐心宣讲用电用气安全知识，细致入户巡查、检修水电气设施，把隐患消除在萌芽，把安稳留在日常居家生活中。面对留守独居老人，他们经常暖心帮扶，与老人促膝谈心、闲话家常，细细询问身体状况、日常起居与生活物资情况，静静倾听老人心底的牵挂与难处，认真记录每一件细碎的生活难题，逐条梳理、跟进落实，用心用情为老人排忧解难。温柔的走访、真诚的陪伴，为寂静的矿区添上缕缕温情。

岁月无言，坚守有声。每一份默默值守，都是最动人的担当；每一次用心守护，都是最温暖的坚守。而这仅仅是华远物业人坚守阵地的一角，楼道的洁净、园林的绿化、设施的完好、小区的平安，从来不因矿井关闭而打折；服务的标准、履职的初心、担当的姿态，从来不因住户减少而松懈。华远物业人以坚守致岁月、以实干敬担当，在平凡的岗位上，续写着属于华远物业人的温柔与坚守，灯火未熄，坚守如初。

◎ 裴金超

当红旗挂满长街
我把那只机械表贴上耳廓
秒针在胸腔里行走
像铁锤一次次击打铁砧
——火星四溅
淬炼出十月火红的冠冕

有人曾独守长夜
——以骨筑堤
有人曾踏遍原野
——播撒生机
先烈的事迹像一粒粒种子
深深埋入厚土
长成遍地温暖的灯火

时光缓缓铺开长卷
山川如故，岁月安然
我们如候鸟般
辗转于世界各地
却始终将故乡
郑重地别在胸口

2024年上半年，父亲接到通知，老家的亲属要结婚，日子定在国庆节。父亲一听，眉头皱起来，他自言自语道，完了，今年去北京看升旗又泡汤了。因为当年在乡下居住时，那位亲属没少帮助过我家，我们的关系非常近，父亲说不参加婚礼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，咱们全家必须都到场。

2025年9月底，父亲的愿望总算实现了。秋日花香飘满街时，我们坐上高铁，奔赴那个向往已久的地方。在车上，谈及此次旅程，我们都很激动。小时候唱过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而我们一家谁也没有去过那里。过不了多长时间，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，怎么能不心怦怦直跳呢？

到达北京后，我们按照预定的酒店住下。出来吃饭时，父亲感慨道：“还是首都好，看这北京，多繁华，卫生也干净！”父亲的情绪拉满了，他对北京的爱溢于言表，并决定第二天去看升旗。



金秋胡杨

李海波摄

楼下的临时理发摊

◎ 天水叶子

小区门口有棵梧桐，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。树皮裂着口子，一道一道。夏天一树的叶子，遮半个门口的阴凉，树下停满了自行车。入秋后没几天就开始掉了，掉得不快，一天掉一些，扫了又落。清洁工扫过，回头一看，又是一层。

树下隔三岔五有个剃头的摊子，一个老爷爷，一把推子，一面镜子。镜子是方镜，木框，用铁丝挂在树杈上，歪一点，正好照得见坐在马扎上的人。

社区后来给他在树下划了块地方，不收钱，说是方便老人。

老爷子七十来岁，头发白了一多半，手却稳。他姓什么，我现在也不知道，大伙都叫他师傅。他年轻时在东风路那家理发店干过，店里八把椅子，他坐第三把。店早拆了，原址上起了超市。他退休了闲不住，隔十天半月来一回，家住东桥头，骑车十来分钟。

来理发的都是老熟人，老头老太太，自带马扎，坐在树底下排队。张老太太的马扎是红的，李老头的是蓝的，坐得年头久了，颜色都晒淡了。

中秋前一天下午，他又来了。推子插着电，线从旁边小卖部拉出来，横在地上，拿两块砖压着。

排队的人坐在马扎上说话，说的是芹菜多少钱一斤，菠菜又贵了毛两。张老太太说降压药换了一

种，夜里睡不好，翻来覆去到天亮。李老头说孙子上三年级，字写得歪，老师说了几回。有人问起楼上老赵，说住院半个月了，还没出来，有一句没一句，谁也不急着走。

宋人管剃头的叫侍诏。张择端画的那条街上，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摊子，这门手艺老得很。如今城里，也就剩这些树底下的摊了。老头们来这儿，一半是理发，一半是坐坐。

王大爷住在三号楼，他老伴走了四年，他一个人过，屋里的灯常常亮到很晚。这些事树底下的人都知道，可是没人提。

轮到王大爷，老爷子给他围上白布，白布洗得发白，边上还打了两块补丁。老爷子先拿梳子把头发梳通。梳齿钝了，梳得慢，一根一根过。剪刀也是旧的，开合的时候有点涩，得使点劲，推子一开，嗡嗡响。那声音在树底下听着，跟夏天蝉叫差不多。白发一撮一撮往下掉，落在白布上，落进脖子里。

王大爷说：“明儿过节，理精神点，儿女要回来。”老爷子的手顿了一下。他问：“你儿子回来？”

王大爷嗯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推子继续响，两个人都不说话。一片梧桐叶落下来，落在王大爷肩上，他也没拂。

村后野塘，无名无景，只供乡人蓄水灌田。入秋之后，塘水褪去喧嚣，清澄静好，亦自成一方景致。

秋凉浸染村落，清晨的塘埂，枯草衔着薄凉，有步履踏过，枯茎脆裂，细碎声响落进水面。塘上浮着一层浅浅白雾，轻薄氤氲，贴覆碧波，将整方水塘笼在朦胧秋韵里。

夏日的浑浊尽数散去，水清见底，塘底错落的碎瓦、疏密水草清晰可见，秋水最是澄澈。水草经秋霜浸染，色沉墨绿，静立水中，随淡淡水纹微微浮动，安然无恙。

一塘秋水，藏尽秋日本色。盛夏的塘鲜活喧闹，蛙鸣阵阵，蜻蜓翩跹，孩童嬉水，搅得满塘活水翻腾。秋风过境，收尽一塘热烈，水波敛去躁动，缓缓收澜，洗尽浮华，余下一身清寂。立在塘边，人影垂落水面，被细波揉碎欲落，柔情而恬淡。

塘边野菊悄然盛放，几簇黄蕊缀在青黄相间的草丛间。折两枝入粗瓷小碗，舀半碗澄澈塘水，菊枝轻漾，暗香浮动。无万般愁绪，唯秋日乡间，心境清浅淡然。

塘埂一隅，仍摆放一张老旧木凳，木质发白，留有经年日晒雨淋迹痕。往年秋至，常有老人静坐此处，观塘听风，静待岁华流转。彼时秋风、秋水、秋光皆是寻常，而今风物依旧，人事却已变迁。草木枯荣，塘水岁岁清宁，唯人间光景，悄然已远。

几枚梧桐叶随风而落，轻坠水面，悠悠浮移片刻，便饱吸秋凉水意，遂缓缓沉落塘底。落叶无声，浮沉有度，恰似世间诸事，热烈过后，终归于平静。

塘岸芦苇尽数白头，秋风拂过，苇絮轻盈飞扬，漫舞于秋空水岸。塘外田畴空旷，秋收已毕。大地褪去盛夏繁茂，秋日丰盈，归于静谧安然，阡陌寂寥，风过无痕，一派清旷秋景铺展天地间。

水色清明，方寸塘面，尽纳天光、云影、岸草、秋山。万物映于水中，虚实相生，澄澈通透。年少偏爱盛夏塘水热闹鲜活，逐蝶、摸螺、听蛙，贪恋人间烟火喧嚣。年岁渐长，方懂秋水之美。它美在洗尽铅华的沉静，美在褪去浮华的通透。

风掠过岸草，捎来淡淡草木枯香。草叶半黄半青，斜斜倚靠塘沿，随波纹轻轻挪移。没有多余声响，只有风轻擦过苇秆的细响，轻得几乎要融进秋光里。

偶有几只灰雀落于塘边碎石，低头啄饮秋水。人静立不动，它们也不急于飞走，抬眼望一望，再低头饮水。人与鸟，同守塘边片刻安静，互不惊扰，共沐这秋日的清旷。

日头攀高，塘间薄雾缓缓消散，整池秋水全然展露，清澄见底，淡然无尘。风过水岸，草木轻摇，水波微动，无声无息。

一方野塘，一池秋水，收纳天光万象，包容人间细碎心绪。秋无沉郁离愁，唯有清宁自在。看过草木凋零，风物轮换，便懂人间繁华终会落幕，喧嚣终会归于沉寂。唯有沉静本心，如这秋水一般，历经风雨浮沉，始终清澈通透，安然从容。

起身离去，回望塘水悠悠。一汪秋波静静铺展，包容起落，接纳万象。人间万事，浮沉起落，终如这一池秋水，清浅平和，岁岁安然。

理完了，王大爷对着树上的镜子照了照，左看看，把鬓角按了按，又用手掌把后脑勺抹平。他从兜里摸出十块钱，钱是旧的，折了两道。

老爷子收了五块。他说：“过节，便宜五块。”王大爷没推辞。他说：“那我也给你两个月饼，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来，油纸包着，边角有点碎。”老爷子接过去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豆沙的？”王大爷说：“你爱吃不吃。”

两个人都笑了。梧桐叶落下来，落在白布上，像一小片一小片的月光。

王大爷走了，走得挺直。老爷子抖抖白布，把碎头发扫成一堆，用报纸包了，扔进垃圾箱。扫完还要再看一眼地上，这是规矩，跟当年店里一样。下一个坐上来，也是个老头，说要理得短，天然。

天快黑时，人散了。老爷子把镜子从树杈上取下来，铁丝绕好，收进布兜。白布叠成方块，马扎是他自己的，夹在腋下。那两个豆沙月饼，他揣进外套口袋，兜口按了按。

他推着一辆旧自行车往回走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木箱子，箱子上原先刷着红漆，掉得只剩几块。箱子里是推子，箱子、剪刀、刷子，还有一小瓶酒精。骑一段，他伸手摸一下口袋，月饼还在。

记得晏殊有两句词，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去的去了，回来的，总要回来。

月亮还不上来，天边有一片红，一点一点暗下去。梧桐叶还在落，一片，一片，落在地上，落在空了的马扎上。

明天是中秋，明儿王大爷家该有人敲门了。这棵树下，过几天老爷子还会来，镜子还会挂上。

◎ 龙玉纯

然住城里离医院近方便，可我们山里也有家庭医生呢，你们不知道吧，现在党和政府很重视农村医疗，每家都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的医生，医生每月定期上门，对每个人的健康情况都了如指掌，要是有哪里不舒服，一个电话医生就带着药箱骑摩托车来了，如果要住院还有面包车接送，住院费用也能报销大部分，这个政策好呢，你们看看，我们这里八十多岁还能做事的老汉不少呢，这要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

我妻子接着说，关键是山里交通太不方便了，要出去买个生活用品都难，比如家里来了几个客人，需要买点肉和鱼，买点酒和糖，还非得要乘车去镇上，山路来回至少要一个小时以上，那多麻烦呀。妈妈接过话题解释说，看样子你们是回来少了，不知道家里现在的情况，其实并不麻烦呀，家里有鸡有鸭有鱼有蛋，还有自家酿的米酒，来几个客人吃喝是没有问题的，再说供销社专门有农用车送货上门呢，只要打电话去，就送货到家里来了，只是价格稍微贵点。卖水果蔬菜糖果和牛羊肉的车子也隔几天来一次。我们这里种田需要的化肥、农药、种子现在都是送货上门，村里家家都通了水泥公路，确实比过去方便而且轻松多了。

我儿子笑着说，爷爷，要是您这里也有网络，我一定在楼上楼下给您装上摄像头，这样我爸妈不放心的时，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您和奶奶在干什么了。我们学校就装了不少摄像头，我爸妈通过手机就可看到我在学校的情况，尤其是我一出校门我爸的手机上就有信息。

爸爸摸了摸我儿子的头说，孙子说的这个好，上个月村里还开了大会，镇政府要求网络先连到村部，然后再连到各家，我们家离村部有点远，估计要连起

来暂时还比较困难，听说上面正在想办法，村里的年轻人说网络是个好东西，可以看新闻看戏，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

识，可以卖农副产

品，还可以买火车票，功能多着呢，到时有

了网你来教爷爷，好吗？好的，儿子满口答应爷爷。我笑着说，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山上确实变化大，清楚记得我上大学前山里还是清一色的茅草屋，现在都是小楼一栋比一栋漂亮，而且家家都有电视电话洗衣机，出门都是水泥路，摩托车几乎家家都有，并且还有好几家买了小

车，与过去比真是有了天壤之别；你们二老不要有心理负担，不是非得要你们进城，作为晚辈我们

不希望你们八十岁了还在辛苦种田干活，我们希望你们安享晚年健康长寿。

爸爸笑着回答说，虽然我和你妈都年纪大了，老了，但我觉得我们身体还行，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能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也就暂时不去和你们住一起了，这样既不影响你们的工作，也不影响孙子的学习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我听你们的，今后我们俩量力而行，少种点地，不让我们你们担心。电视新闻里常说奋斗最美丽，我觉得奋斗应该是不分年龄的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奋斗，老年人也不要闲着，只要奋斗就美丽，你们说呢？

活儿越说越多，亲情越来越浓，几天的团聚时光过得飞快。

在我们回城之前，爸爸特意带我们来到山谷的一棵大树前看看，那棵大树的根部长满了苔藓，而且苔藓上绽开了好几朵细碎的小花。这是一棵爷爷树！我儿子当即兴奋

地喊了起来。我爸爸若有所思地对我儿子说，爷爷希望你将来成为这样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！